

徵聯奇葩放異彩

李景賢



「小小說一式一片古聯」，有片古聯被今人稱為「小小說」：一孤舟，二客商，三四五六水手，扯起七八兩頁風篷，下九江，還有十里（無下聯）

此聯妙在：把十個漢文數字巧妙嵌聯中，僅用二十七個字就描繪出一幅有人、有物、有地、有距離的生動畫面，這在聯史上的堪稱絕倫。這句「十」字「半聯」讓我記起兒時就會背的「十」字詩：一去三千里，煙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安安」相盼安安

去年晚秋有一次讀報，偶見一應徵聯：左安門，右安門，雙雙北望新華門，安安相盼（暫無下聯）

這是一片祈福今聯，含意很深。左安門和右安門，原來是北京南城東西兩側的城門。新華門是中南海之南門。在這片聯中，左安門、右安門隱指我國的東西南北中及全國人民。新華門與「中南海」一樣，象徵全國的政治中心。在「安安相盼」一句句中，「安安」既用作主語，隱指左安門、右安門，又可暗作賓語。此句可解讀為：左安門、右安門（泛指全國各族人民）期盼國家與黎民平平安安。

大約半月過後，再讀報時，發現有位徵聯愛好者在這片聯中加了「亦左亦右」、「不左不右」八個字，成了：左安門，右安門，雙雙北望新華門，亦左亦右，不左不右，安安相盼（暫無下聯）

這八個字加得很奇，一方面把共和國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嵌入句中，另一方面，則企望共和國這艘大船，永遠沿着正確航向乘風破浪，而「不左不右」這四個字，顯有應該記取歷史教訓之深意。

對上的聯中，加重重對出下聯的難度，而且，隨着所加字數的增添，對出的難度，不是按算術級數，而是照幾何級數增長。由此可見，對對子很難，而精準對出那種較長的妙句，則難上加難。不過，冥思苦想應對這一過程本身，就是一種享受。行家有句云：聯海湧洪，莫測其深，潛入淵中，「珠寶」與共。

（四之四，全文完）

杜寧和花燭夜

許定銘



羅斌在他的回憶錄《一筆橫跨五十年》（溫哥華Enterprise Inc. 2006）中，想起一九五〇年代替他寫書「打天下」的作家時，提到了魏力、楊天成、龍驤、馮嘉、依達……，還特別提到如今已被人遺忘了的杜寧。他說：名作家杜寧的小說《玉女私情》，後來更被「邵氏電影公司」買了版權，由尤敏擔任女主角。（頁二十一）

這與事實略有出入，實情是：杜寧在三毫子小說《環球小說叢》中有一本《女兒心》，為製片家宋淇（林以亮）看中，由「電懋影業公司」買得版權，改編為《玉女私情》，於一九五九年拍成電影，由尤敏和張揚主演。此片為尤敏從邵氏轉到電懋的第一部作品，還以此奪得第六屆亞洲影展最佳女主角。

杜寧的三毫子小說還有《灰寡婦》、《情賊》、《生離死別》、《蓬門怨》、《玉女痴情》和如今大家見到的《洞房花燭夜》，此書也是丁岡插圖，出版於一九五九年。故事說林中侃和李婉芬一對璧人前往澳門度假過功，中侃為保護人貞操受槍傷而失去性能力。但他故意隱瞞，終於在「洞房花燭夜」被揭發……最終是中侃忍痛把愛人讓給情敵。

小說寫林中侃以私心強佔李婉芬到讓愛隱退，過程中心理轉變的苦痛描寫深刻，杜寧之成名是有理的。



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其實，從這一段文字就可以看出，呂不韋這個「主編」是怎麼當的。

與呂不韋之養「食客」不是因為重視人才一樣，呂不韋之讓「食客」們集體創作，也不是因為他有什麼博大的思想需要表達，他只是想與「是時」之「諸侯」比拼，顯示以他爲相的秦國並不輸於別的諸侯。就此出發點而論，這是一個「面子工程」。

呂不韋這個「主編」所做的事也基本明了：三千食客是他豪養的，使其客人人「著所聞」，人人收集「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也由他「親自」布置，「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許諾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更是非他莫屬。

至於此書的總體結構爲「八覽、六論、十二紀」，至至少要從三千食客「貢獻」的諸多著述中著意遴選，去粗取精，最後刪定爲「二十餘萬言」，並能顯出融諸子之長的「雜家」（而非「雜壇」）特色，恐怕就另有其人了，按照今天的話說，或許可稱爲「執行主編」。人家既爲呂氏所養，也就不敢與呂氏爭鋒分色，他的成果與名望被「權力通吃」了。

呂不韋就這樣當穩了《呂氏春秋》的主編，還因此而獲得了政治家、思想家的頭銜。

我不諱言本文如此推測呂不韋這個「主編」，也有「以今論古」的因素。如今確有不少大型叢書的主編，除了書上署了大名之外，就是在舉行首發式或召開新聞發布會時坐在主席台正中念一別人爲他事先寫好的發言稿了。至於如此這般「主編」的書中，會不會漏出一部能讓後人受益的《×氏春秋》，那就不得而知了。

呂不韋怎樣當主編

宋志堅

往事鈎沉



呂不韋主編《呂氏春秋》（亦稱《呂覽》），我總感到有些怪異。

呂不韋何許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個富商，一個政客，一個以商業投機的方式來進行政治投機並得逞一時的權貴。《呂氏春秋》

卻是汲取諸家之長，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的著作。註釋《呂氏春秋》的後漢人高繡甚至認爲此書「大出諸子之右」，此處所謂「諸子」，是包括了老子、孔子、墨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等等大牌以至特大牌之思想家的，這就不免使我對這位「主編」心生疑竇。

呂不韋有時間與精力來主編這一部流傳千秋的不朽著作嗎？《呂氏春秋》的編纂，是公元前二三九年前後的事，秦王嬴政大約二十歲左右，即位已經有些年頭。作爲相國的呂不韋既要輔佐秦王處理內政外交，作爲仲父的呂不韋又要瞞天過海地與太后私通。「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怕東窗事發，禍及於己，便玩弄障眼法，炮製假太監，「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進獻太后，如此這般，甚是費神費力，那還顧得上殫精竭慮地去著書立說？

呂不韋有能力與水平來主編這一部雜取百家的學術著作嗎？讀呂不韋之傳記，知道他只懂得異人（子楚）「奇貨可居」，在身上投資，使「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以求一本萬利；只懂得移花接木

，偷天換日，將已有身孕的「姬」送給子楚，不但要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貴，還要改換皇家血脈，卻未曾聽說他對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有過任何研究，怎能識別何者爲儒爲法爲道爲墨？何以在此諸子中權衡利害得失，定奪貶褒取捨？舉個例子說，關於厚葬薄葬，《呂氏春秋》捨儒而取墨，豈非不學無術之輩便可信口雌黃。

《呂氏春秋》中有不少文字，與呂不韋之所作所爲格格不入。例如，對於「富貴病」之歸納，一爲「招贓之機」，二爲「爛腸之食」，三爲「伐性之斧」，並且指出，不少人僅從養生的角度出發而不圖富貴；又如，對於「嗜慾」的剖析，對於「嗜慾無窮」者的針砭，也可謂入木三分：「且夫嗜慾無窮，則必有貪鄙悖亂之心、淫佚奸詐之事矣」。凡此種種，甚至可以看出是對於貪圖富貴，縱慾無度的呂氏的揭露與鞭撻。呂氏倘若當真盡過「主編」的責職，曾將該書通讀一過，或許會把此類文字一筆勾去，並將有關人士置於死地。

以上所說，只是我的懷疑。史書卻明明白白地記載着，《呂氏春秋》是由呂不韋主編的。連這書名，都早已打上了呂氏的烙印。

《史記》之《呂不韋列傳》如是記載：「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差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



滿庭芳景憶舊遊

（攝影）王鋼

崇禎遺恨

鄧小秋



崇禎，是明代的末朝皇帝。據史學家介紹，崇禎皇帝本人，倒並不是那種驕奢淫逸、昏庸無道的君主。相反的，他還比較務實，勤於朝政。在生活上，更是提倡樸素，節衣縮食。說起來，也可算是個很想搞好朝政、懂得節儉的皇帝。但問題在於，明代後面幾朝的皇帝，基本上都是些荒淫無度的角色。他們貪圖享樂，後宮淫亂。長年不理朝政，指派後宮太監去監督各部大臣，任用他們執掌生殺大權。橫行不法，倒行逆施，已經將大明江山作踐得差不多了。到了崇禎末年，內庫空虛，外強中乾。宦官當道，奸黨橫行。老百姓流連失所，赤貧千里。各地的起義隊伍，此起彼伏，紛紛舉起造反旗幟。災民們一呼百應，奪城掠地。勢如破竹，直逼京城。而時時的崇禎，再想獨挽狂瀾，已是力不從心。再加上他用人不察，聽信讒言，錯殺于謙等愛國將領，導致眾叛親離，孤立無援。最後，在清軍與閹王的雙方相逼下，走投無路，只能在景山上吊，自盡而死。

崇禎之死，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造成了清軍入關，異族佔領的嚴重後果。雨雨腥風，民衆遭殃。從此，中原大地被滿族統治了三百多年。所以說，崇禎他那天日來臨之際的遺恨，同時也是人們戴響了警鐘。國力衰弱，就會受到外族的欺凌與蹂躪。因而，在抗日戰爭前後，「南派京劇」的代表人物周信芳，特地編演了《明末遺恨》一劇，內容就是着重揭露那些身居要位的官僚，只圖私利，不顧國亡。通過這齣戲，呼籲民衆奮發圖強。同時，揭露與嘲諷當時國民政府官員們的貪得無厭，腐敗無能。抗戰不力，禍國殃民。該劇因爲切中時弊，所以備受廣大觀眾的歡迎。這在當時來說，等於是指斥當政者的昏庸無能，確實是要冒着很大的風險。周信芳演出這齣戲，是需要具備高度的政治熱情與膽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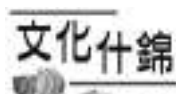
這齣戲，由周信芳主演崇禎皇帝。一開場，就描寫朝廷的內庫空虛，需要籌措餉銀。在金殿上，崇禎要求大臣們慷慨解囊，捐款付餉。誰想，那些大臣們誰也不願響應。甚至連當可敵國的國丈、太師周奎，也只肯出幾兩銀子。這時，清軍已集結關外，關王李自成的的大軍，也已逼近京城。而崇禎晚上出宮，只聽得各處府衙的官員，竟還醉生夢死，傳出管弦之聲。國難當頭，他們還在尋歡作樂。這些，也便是當時國民政府大官們的寫照。眼看京城難保，崇禎想將太子託太師帶走避難，結果竟連門也未能進去。通過這齣戲，呼籲民衆奮發圖強。同時，揭露與嘲諷當時國民政府官員們的貪得無厭，腐敗無能。抗戰不力，禍國殃民。該劇因爲切中時弊，所以備受廣大觀眾的歡迎。這在當時來說，等於是指斥當政者的昏庸無能，確實是要冒着很大的風險。周信芳演出這齣戲，是需要具備高度的政治熱情與膽識的。

我打拳的那個場子不大，人不少。男女老少，有在崗的、下崗的、退休的，打拳的水平也參差不一。打太極拳，講究的是「三元形」。有位古稀老者打拳，不管是哪招哪式的「平元」、「立元」、還是轉身那一元，老是劃不圓。他的老部下說，您老當年圈閱文件的那個圓圈怎麼劃得那麼圓，打拳的這個圓圈怎麼就劃不圓呢？老者聽了微微一笑。

平常我們打拳，有時練拳又練嘴，海闊天空着市場的股市、房市、網絡的博客、黑客，明星的鐵桿粉絲、大忽悠……往往忽悠得練了嘴巴忘了拳。結果被人幽了一默：「天橋的把式光說不練！」

這裡還有一位曾在省裡比賽中拿過名次、被拳友尊爲「年輕老拳師」的高手。他的「高」在於打拳剛柔相濟，連綿不斷，輕靈沉穩，一氣呵成，而且精力集中，精神鎮定。他還「高」在絕少練嘴，然而，一旦話出口也幽默得很忽悠人。那天，他就幽默了一句：「忽」海無邊，回頭是岸。」細品此話，意味深長。

張桂亨



戲筆太極拳

我們這兒還有兩位好練「親密接觸，近身右招的「一推手」。他們兩個相對而立，左腳或右腳各向前一步，搭手後，手腕背側相貼，往來推動，煞是好看。大家也稱他們爲「高手」，其中一位卻說，俺軍位的頭兒才是高手哩。他不但單搭推法推得好，雙搭推法、四搭推法、壓腕推法也推得好，還練有按按推法、擠按推法、壓腕推法……他不光太極拳上的推手推得很好，凡是不想插手的推手推得更妙，凡是工作插手的問題，都能推得乾乾淨淨。

拳界諺語說，「練拳無梯步，房屋無立柱」。說的是站樁要吸輕呼吸，吐如落雁，納如起飛，身如「風吹大樹擺枝搖」，「吐納自然方爲妙，動中有靜效果好」。就是在練這個站樁時，也有過一次笑話。

偶有一拳友，突然提出一個「古今天下第一樁」是誰的問題。有人說，是陳氏太極拳的創始人？不是。是楊氏太極拳的掌門人？不是。是吳氏太極拳的佼佼者？不是。是「仙傳神授」的太極拳始者張三手？不是。這不是那都不是，是誰？是那個「足履平川穩如山，八方擺動自悠然」的、古已有之今亦有之「不倒翁」！大家聽了，大笑不止，絕倒！

說了這麼多笑話，是有說到我自己的，就更有趣了。打了太極拳，若打不好，有人戲稱是「摸魚」。我打太極拳，特別是打「雲手」這一招，雙手不是雲來雲去，而是摸來摸去，打的總也不像雲手，倒像一個在小河溝裡摸魚的漁翁，被戲爲「摸魚亂跳」。我想，摸就摸吧，只要能摸出一條「魚」，身體像條活潑亂跳的大魚，身體這個本錢不透支而年年有餘，就行！

那一天，拳友看我「摸魚」，摸了一遍又一遍，正摸到興頭上，他突然說：「有人很想你哩。」誰？「醫院院長啊！」大家都覺得怎麼說着就扯到醫院上，有點掃興了。孰料他話峰一轉說：「那個經常咳嗽的傢伙，咋這麼長時間沒來看病？藥都快要長毛了！」

聽了這道長毛了似的趣話，一位通點醫道的拳友打趣道：「但願世間人無病，何妨架上藥生塵」。但我說：「身體多鍛煉便好，藥品少服用爲佳」。

文化經緯



大夫與郎中

嚴成

自古以來，治病救人的醫生，一直受到人們的尊敬。在過去，醫生尊稱爲「郎中」。

而現在，大家則習慣尊稱醫生爲「大夫」。其實，「郎中」與「大夫」，從前都是有「一定地位的官職」。

「郎」，歷來是帝王侍從官的通稱。「郎」，是古代「廊」字的簡體，其原意是指宮殿中的走廊。作爲官職的職責來說，則是跟隨皇帝左右的護衛陪從。可以隨時向皇帝提出建議，充作顧問，備供差遣。「郎」，在戰國時開始設置，後來歷代相沿。「郎中」，便是在當時所設立的官職，屬於「光祿勳」，管理騎、戶、車三處。並且內充侍衛，外派作戰。最初

夢想面前人人平等

姜欽峰



一根斜拉鋼索，橫跨兩岸，底下是奔騰的江水。一個簡陋的滑輪，人倒懸於上，沿鋼索順溜而下，耳畔呼呼帶風，直抵對岸。溜索渡江，以前只在荷里活動作大片，或者特技表演中見過。這樣的驚險場面，很容易讓人想到一個詞——命懸一線！假如普通人有勇氣親身體驗一回，想必終生難忘。有一群孩子，每天都要以這種方式過江，只是爲了上學。

看《走路上學》，心靈的震撼，遠多於視覺衝擊。一對僕儀族的姐弟倆，生活在雲南怒江邊上，天真爛漫。學校在對岸，隔河相望，沒有橋，姐姐爲了上學，不得不每天溜索過江。七歲的弟弟也渴望上學，卻被媽媽嚴厲制止，不准他單獨過江。媽媽說，要等爸爸回來後，護送他上學。然而，在外打工的爸爸遲遲未歸，弟弟終於無法抵擋對岸的誘惑，瞞着媽媽冒險吊上了溜索……

電影由真人真事改編而成。數年前，彭家煌、彭臣兄弟來到雲南怒江，親眼目睹了當地的孩子爲了到對岸上學，不得不溜索過江的情景，心情再也無法平靜。兄弟倆決定拿出一千萬拍一部電影，來紀錄這些孩子的上學之路。在此之前，他們從未拍過電影。拍這樣的公益電影，基本沒有機會排上院線，收不回成本，明知道是賠本的買賣，兄弟倆仍堅持要做，爲了圓兒時的夢。

兄弟倆從小痴迷電影，二十年前從湖南來到深圳，租了一張辦公桌，每天吃兩毛四一包的即食麵，白手起家，終於擁有了自己的廣告製片廠。在電影拍攝期間，弟弟彭臣意外遭遇車禍，險些喪命。他笑言，自己當時不知道車禍有多嚴重，連墓誌銘都想好了——此人死於夢想！

夢想成就未來，也許這正是彭氏兄弟想要傳遞的東西。導演並未着力渲染悲情，或者以居高臨下的姿態施捨廉價的同情，而是以平等的視角，冷靜地敘述，盡量保持克制。即使生活艱難，那些人依然樂觀積極，孩子們對未來充滿嚮往，渴望走出大山，改變命運。影片色彩明亮，畫面清新唯美，處處給人以溫暖和希望。沒有刻意煽情，只有陽光下的苦難，我的眼淚依然止不住地流。看到兩則關於上學路上的報道。一則來自南方某發達城市，因爲路面堵車，一位家長擔心孩子上學遲到，親自駕駛私人直升飛機，把孩子空降至學校操場。另一則來自美國，政府撥款六億美元鼓勵學生走路上學。大意是說，考慮到學生們習慣了由家長開車送到學校，這種方式既不環保也不健康，美國疾病防治中心發起了「步行上學周」活動，旨在鼓勵孩子步行上學，讓他們更清楚步行的益處和必要性。

人家不計成本，費盡心思，爲的是鼓勵孩子走路上學。在雲南怒江邊上，孩子們最大的夢想，就是希望有一座橋，可以每天走路上學。同一夢想，放在另一個世界，就變成了黑色幽默。苦難，對於一個人的成長不見得是壞事。正如成龍在電影主題曲中唱的那樣：「磨難是人生第一筆財富。」很現實的問題是，誰願意生下來就得到這筆財富？

有人說，世上有三樣東西無法隱藏：咳嗽、愛情和貧窮。無需迴避，我們一生的目標，有的人一生下來就有了。也勿庸諱言，人人平等的世界，依然只出現在人類美好的想像中。但是出身的平等，不能決定人的一生，沒有人可以阻止你的夢想，就像二十年前的彭氏兄弟。

我想告訴那些孩子，貧窮不是你的錯，沒有人可以選擇出身，只能把未來緊緊攥在自己手中。生活就是這樣，總會有許多不如意，會有大大小小的坎坷。不管一切如何，你仍然要平靜和微笑，坦然去面對。無論如何，永遠不要放棄夢想。人，因爲夢想而偉大！